

国内二语学习中隐喻能力习得研究

杜一宁

西安财经大学, 陕西 西安 710100

摘要： 隐喻能力这个概念的提出像是一把钥匙，为认知语言学与外语教学相结合的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二语学习中隐喻能力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仍存在诸多模糊不清并引发争议的问题。本文将国内隐喻能力研究分为以下四类，并分析了现有隐喻能力研究需要改进之处：第一，目前的研究未能将隐喻理论与教学实践真正相结合；第二，目前隐喻识别技术仍有不足，识别过程仍需人工参与，这对研究者隐喻能力有一定要求，而且二语隐喻能力的研究只分析隐喻结果，缺乏对认知过程的研究。

关键词： 二语习得；隐喻能力；认知过程

A study on Metaphor Acquisition In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Du Yining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an, Shaanxi 710100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metaphorical competence is like a key, which opens a new door for the study of the combination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The study of metaphorical competence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and there are still many ambiguous and controversial issues. This paper divides the domestic research on metaphor competence into the following four categories, and analyzes the need to improve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metaphor competence: First, the current research fails to integrate metaphor theory with teaching practice; Second, the current metaphor recognition technology is still inadequate, and the recognition process still requires human participation, which has certain requirements on the metaphorical ability of researchers. Moreover, the research on L2 metaphor ability only analyzes the metaphorical results, and lacks the research on the cognitive process.

Keyword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etaphorical ability; cognitive process

引言

认知语言学家指出，隐喻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隐喻不仅是思维和认知的基本方式，也是语言与文化的必要元素^[10]。隐喻能力这个概念的提出像是一把钥匙，为认知语言学与外语教学相结合的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通过国内相关文献梳理发现，二语学习中隐喻能力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仍存在诸多模糊不清并引发争议的问题。本文将国内隐喻能力研究分为以下四类，并分析了现有隐喻能力研究需要改进之处：隐喻能力与认知能力的关系；隐喻能力与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的关系；二语学习者隐喻能力习得受母语影响；二语学习者隐喻能力测试研究。

一、隐喻理论概述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今，认知语言学发展迅速，而认知语言学中关于隐喻的研究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1980 年 Lakoff & Johnson 联合出版的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 更是确立了隐喻在认知中的重要地位，掀起了隐喻研究的热潮^[1]。隐喻研究经历了从传统修辞学到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传统修辞学将隐喻看作一种单纯的语言现象，增

强语言表达效果的修辞手段，存在于词汇语法层面；而认知语言学的隐喻研究注重隐喻在概念认知层面的发生，将隐喻视为思维方式、认知工具和概念化方式 (Lakoff & Johnson, 1980)^[8]。李福印 (2005) 概括“概念隐喻理论”的核心内容为 8 点：隐喻是认知手段；隐喻的本质是概念性质的；隐喻是跨概念域的系统映射；映射遵循恒定原则；映射的基础是人体的经验；概念系统的本质是隐喻的；概念隐喻的使用是潜意识的；概念隐喻是人类共有的^{[6][7]}。

当然,有一些学者对于概念隐喻的理论基础产生了质疑,例如:Keysar 和 Bly (1999)认为习语不能用来证明概念隐喻的存在;Glucksberg 和 Mcglone(1999)提出用两个语域之间的对应来解释隐喻理解是不充分且缺少实证根据的;李福印(2005)质疑其方法论,量化标准,隐喻鉴别等问题。最为系统地批评概念隐喻理论的要数 Verena Haser (2005)出版的专著《隐喻、转喻及体验哲学:挑战认知语义学》。

二、隐喻理论应用与跨学科发展

虽然有不少学者对概念隐喻理论持有批评态度,但概念隐喻理论无疑对认知语言学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Lakoff 的概念隐喻理论试图对人类语言的本质做出解释,这样的解释应与其他学科和我们自己对大脑的了解处于同一水平(Lakoff, 1900)^[2]。Lakoff 的研究借鉴了心理学、人类学和神经科学等其他学科的经验,因此,概念隐喻研究的主题极为广泛。

三、国内隐喻能力与二语习得研究

隐喻能力在二语习得中具有重要作用,其发展受到认知能力、语言水平及个体经验的共同影响。随着学习者语言水平的提高,认知能力在隐喻理解和生成中的作用愈发显著^[3]。Littlemore & Low (2006)将隐喻能力划分为以下四个方面:喻产出的原创性,解释隐喻的熟练度,识别隐喻意义的精确性,理解隐喻意义的快速性^[4]。国内的有关隐喻能力习得研究也有很多,相关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类:隐喻能力与认知能力的关系;隐喻能力与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的关系;二语学习者隐喻能力习得受母语影响;二语学习者隐喻能力测试研究。

(一) 隐喻能力与认知能力的关系

病理性人群研究中,隐喻能力受认知能力影响,且呈现一致性。但在二语习得研究中,隐喻能力与认知能力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考证。姜孟(2006)研究发现,虽然从总体来看,高水平英语学习者的隐喻理解能力高于低水平者,但两者之间没有达到显著性差异。魏耀章(2007)的研究表明,在隐喻的理解方面,英语语言水平与认知能力都起着作用;但在生成方面,主要还是一个认知能力的问题。李琦(2020)测试了大学生理解和建构英语隐喻的能力,发现相较于二语水平,认知能力对隐喻的理解和建构能力影响更为显著。以上研究都肯定了认知能力对隐喻能力的积极影响,但目前研究不能做到直接推断认知能力对隐喻能力的影响,更深入的研究需要参考认知神经学科相关研究。

(二) 隐喻能力与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的关系

一些学者尝试探索隐喻能力、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严世清(2001)指出隐喻能力、语言能力、交际能力是相互补充、相互联系的,外语教学中应当注重培养学生三方面能力,帮助学生全方位地掌握目标语。王寅、李弘(2004)又提出了语言能力、交际能力、隐喻能力三合一的教学观^[5]。显然,学者们都看到了隐喻能力的重要性,但对三者之间关系的描

述是概括性的,没有明确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三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而在实际教学中,语言能力为隐喻能力和交际能力提供了基础,没有足够的语言知识,隐喻的理解和生成以及有效的交际都难以实现。隐喻能力则通过增强语言的创造性和灵活性,促进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的提升。隐喻能力的培养有助于学习者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语言中的隐含意义,从而在交际中更加得心应手。交际能力的提升反过来也会促进语言能力和隐喻能力的发展,因为在真实的交际情境中,学习者需要不断运用和调整语言知识,同时也会接触到更多的隐喻表达,从而加深对隐喻的理解和运用。

(三) 二语学习者隐喻能力习得受母语影响

研究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的隐喻表达明显受母语影响,中国英语学习者的隐喻表达受到母语的显著影响,主要表现为母语思维的迁移、母语习得性注意的联想制约以及母语概念系统的制约。这些影响在高熟悉度的隐喻表达中尤为明显。尽管外语水平的提高可能减少对母语的依赖,但母语迁移仍然是制约学习者正确输出隐喻的重要因素。陈映戎(2017)采取实证研究方法证实了学习者在隐喻产出过程中受母语习得性注意的联想制约,高熟悉度的隐喻输出受母语思维迁移影响明显。王小潞(2019)进行写作实验表明,母语概念系统是制约 EFL 学习者正确输出隐喻的重要因素。因此,在英语教学中,应注重培养学习者的隐喻意识,帮助他们理解英语和汉语在隐喻表达上的差异,从而减少母语迁移的负面影响。

(四) 二语学习者隐喻能力测试研究

沈藜(1996)、严世清(2001)和陈璐露(2002)的研究表明,中国学生在英语学习中较少使用隐喻,且对隐喻的掌握存在不足^[6]。蒋星菊(2010)和刘庆连(2016)通过教学实验证明,培养隐喻意识能够显著提高学生的隐喻表达能力和英语写作水平,同时提升词汇、语篇和文化学习效率。陈朗(2017, 2019)进一步通过语料分析和实证研究,探讨了隐喻密度、概念隐喻分布及隐喻使用模式,并发现隐喻能力与语言水平呈正相关^[4]。尽管这些研究揭示了隐喻能力的重要性及其与语言水平的关系,但仍存在一些局限:现有研究多集中于隐喻能力的水平测试和习得结果,缺乏对隐喻加工过程的深入探讨。虽然解决了“是什么”的问题,但对“如何有效培养隐喻能力”的探索仍显不足。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隐喻加工的认知机制及培养策略,以推动隐喻能力的全面提升。

四、国内现有研究的不足

首先,人类的认知机制是相同的,所体验的环境也是相似的。隐喻的理解和产出反应的是潜在的总体认知过程(underlying general processes),包括相关域(源域和靶域)知识的激活、大脑意象、片段记忆、范畴化、语境运用、类比推理、联想流利、概念映射和概念整合等过程(Evans & Green, 2006)。而我们习得二语的隐喻时,关键的两个因素并未发生变化:认知机制和人的体验。二语学习中单纯考察母语和文化不同造成的影响的研究过于片面,母语和文化不同的影响不是根本影响因素,实验数据中所体

现的数据明显差异只能表明一定的相关性，不能说明因果关系。像“学习者隐喻输出带有明显的母语思维痕迹”和“母语概念系统是制约 EFL 学习者正确输出隐喻的重要因素”这样的结论缺乏说服力。毋庸置疑，二语隐喻能力与母语隐喻能力相关，但“母语思维”和“母语概念系统”的说法是否科学有待考证。学生隐喻能力的不足可能只是学习隐喻过程中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不足导致的，比如：教学材料和教学方法不符合认知规律，隐喻教学中学生体验的设计不充分，教师对隐喻的认识不充分等等。

其次，许多研究考察了隐喻能力与二语学习者其他能力的关系，大部分结论只能证明这些能力与隐喻能力相关，但关于这些能力之间如何关联，关联的方式，关联的程度还未得到验证。关于认知能力与隐喻能力的关系，国外已有研究证明认知能力决定隐喻能力，但具体涉及到二语学习中隐喻能力习得问题，目前国内研究不能直接推断认知能力对二语隐喻能力的影响，并且认知能力如何影响二语隐喻能力不得而知。关于语言能力、交际能力与隐喻能力的关系也是如此，研究证明了三者之间的相关性，但对三者之间关系的描述是概括性的，没有明确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三者如何相互影响。

最后，国内最新的二语习得中隐喻能力研究借鉴和采用了国际上流行的隐喻研究新方法和新工具，如：语料库研究方法和 MIP(VU) 隐喻识别程序。国外概念隐喻研究逐渐从以内省和定性分析为主向以实验和定量分析为主的新研究样态过渡 (Gibbs 2010; 束定芳 2012)。这些新方法和新工具大大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研究者不再是主观的从个人角度对少数语料进行分析，但目前隐喻识别技术仍有不足，识别过程仍需人工参与，这对研究者隐喻能力有一定要求，而且目前大部分二语隐喻能力的研究只分析隐喻结果，缺乏对认知过程的研究，无法揭示学习者处理隐喻时的大脑认知加工过程。

五、启示

(一) 隐喻能力培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现有研究已明确隐喻能力在二语学习中的重要性，并证实了

二语学习者普遍存在隐喻能力缺失的问题。隐喻不仅是语言表达的一种形式，更是思维和认知的重要工具。研究表明，隐喻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学习者更深入地理解目标语的文化内涵和思维方式，从而提高语言运用的准确性和流利度 (严世清, 2001; 陈朗, 2019) [11]。因此，隐喻能力培养应成为二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索隐喻能力的习得机制，特别是在不同语言水平和文化背景下的表现差异，为教学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并在课程设计中融入隐喻能力的培养目标。

(二) 隐喻理论与教学实践的结合不足

尽管学者们已提出多种隐喻理论模型 (如概念隐喻模型、范畴包容模型、特征匹配模型、等级突显模型等)，但这些理论与教学实践的结合仍显不足。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理论探讨，缺乏针对二语学习者的隐喻习得模型及策略研究。要将隐喻理论有效应用于教学实践，需要构建适合二语学习者的隐喻习得模型，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教学材料选取、教学方法设计以及课堂活动组织形式等方面，探索系统的培养路径。具体应用到教学中，可以开发基于隐喻理论的教学材料，例如通过隐喻故事、隐喻游戏等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设计多样化的课堂活动，如隐喻创作、隐喻翻译等，帮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隐喻的使用技巧。将隐喻能力培养与听、说、读、写等语言技能训练相结合，提升学生的综合语言能力。

(三) 隐喻识别技术与认知过程研究的局限

当前隐喻识别技术仍存在不足，识别过程依赖人工参与，这对研究者的隐喻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此外，现有研究多集中于隐喻结果的分析，缺乏对学习过程进行深入探讨，难以揭示其处理隐喻时的大脑认知加工机制。例如，学习者在理解隐喻时是否存在母语迁移的影响？隐喻加工是否涉及特定的神经机制？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解答。因此，未来研究需要提升研究水平，科学运用先进的研究方法和工具 (如眼动追踪、脑电技术等)，以更全面地揭示隐喻习得的认知过程。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引入跨学科研究方法，结合认知心理学、神经语言学等领域的技术手段，深入探讨隐喻加工的认知机制。开发自动化隐喻识别工具，减少人工参与的依赖，提高研究效率。

参考文献

- [1]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2] Lakoff, G.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 [3] Littlemore, J. & Low, G. *Figurative Thinking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 [4] 陈朗. 基于英语演讲可比语料库的中国中高水平 EFL 学习者隐喻话语能力研究 [D].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7.
- [5] 陈宗莹. 培养学生隐喻能力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意义, 《海外英语》, 2020 (10).
- [6] 李福印. 概念隐喻理论和存在的问题 [J]. 中国外语, 2005(7).
- [7] 李福印. 认知语言学概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8] 李庆丽. 乔治·莱考夫概念隐喻思想研究 [D]. 吉林大学, 2020.
- [9] 王寅、李弘. 语言能力、交际能力、隐喻能力“三合一”教学观 [J]. 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 (6).
- [10] 徐知媛. 中国英语学习者隐喻理解研究 [D]. 浙江大学, 2013.
- [11] 严世清. 隐喻能力与外语教学 [J]. 山东外语教学, 2001 (2).